

女袖

唐次顏着



長篇文藝小說

她

唐次顏 著

上海

青春出版社印行

一九二九

長篇文藝小說

—她—

著作者 唐次顏

出版者 青春出版社

1939, 5, 20, 再版

1——2000冊

每冊實價大洋九角

著者的話

我做這篇東西的時候大半是在 c. k 學校的校外宿舍裏，最後的幾千字是在望江亭中結束的。

我絕對不承認這書中的魯君是我自己，我同時也不承認這書中的紋是確有其人；用第一人稱的作法是要掩飾我的劣點，因為自敘式的作品比較什麼別的作法都容易。

這書在行將付印的時候，突然我接到了許多朋友的信，信的內容大都是一樣的，要我將『她』中的她詳細地指出姓名來。但這是我早經聲明的，書中的情節未必全係事實；我不能平空捏造一個名姓來搪塞我的許多老友

她

，我祇得依實地將內中的情節加上了一個『假』的銜頭。

這書是隨作隨排的，所以出版得很快；但大半的力量完全是靠林顯文先生的。我借此問的一席地寫下了『謝謝』兩個字獻給林先生，還有替本書作封面的章先生。

一八，七，三，顏。

韋月侶說：

每讀到了一部作品的時候，如果這部作品是讀得很適意很配胃口了的話。那麼很想知道作者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的希望。往往就會很切的在心裏存放着；這是我自己的脾氣。准此推想，或者一般的讀者，和我一樣的，恐怕也很多的吧？所以當我被逼着要爲她說幾句而無法應命的時候，突然想到就來把唐次顏介紹一下吧：

唐次顏是一個二十歲還缺四五個月的小孩子哩，無憂無慮，敢說敢行，那也是孩子們原本有的大真。不過這孩子都還有一大個與衆不同的地方：據他的另外的朋友告訴我，他在十四五歲的時候，就開始了他的對異性的注意，就開始會和女人戀愛，這真是他的得天獨厚處了。不過他在愛之

她

途上進行的唯一的目標；是要求滿足，採取快樂，希冀適意，所以他四五年來，往往會得逆來順受，從不肯像一般的自命爲多情者的迂執不化，一逢失意，便要喪氣，甘心自己造成悲慘的深淵去陷入的！……他在他的作品裏，把他這種精神，無意間流露得很顯而易見的。

所以有幾個他的作品讀者，就因此批評說他是個『風流不羈者』不過在我却另有一些意見：

不是現在我們的中國，應該要奮力圖強的時期嗎？要圖強，先要探究致弱的原因，才可以對症用藥；我想：我們的所以成爲弱小民族，實在是因爲『迂執不化，一逢失意，便要喪氣』的風氣太甚了的緣故，國事不振，便灰心而自殺，外交失敗，便憤激而自殺，生活艱苦，便畏難而自殺，以至於婚姻不自由，戀愛不如意，到結果總以自殺解決，所以黃浦灘邊，燕

子磯下、弄得生意興隆。你想我也死，他也死，爲了這個便死，爲了那個也死，即使不死，也就萬會皆灰，雄志全消。因此，嗟怨，悲泣，便成爲整個的中國的民氣；真的，不過是弱小而未曾滅亡，還算便宜的哩！

所以我現在誠心地安慰次顏，切不要爲了這一知半解的評語而就有所顧忌！可以一笑置之，或者竟不去管他！應當還是本著本來的精神，去寫未來的作品，使得讀者們個個在作品裏探求得人生的真滋味，和享受人生真滋味的好方法！不要再向失意之路退後！

她

唐次顏

魯君哥哥：——

我的身體的全部，的確如你所言是起了絕大的變化了。從前穿的小馬甲，在這二月內一件都穿不上了，但胸部的澎漲程度還沒有達到相當的時期，這是從衛生教員口中所授述出來的乳頭上有血清流墮是肌肉靈動的正盛時期的話兒便可以知道。

阮君還沒有來，這是我所最關切的；哥哥！她已是整整有三個月脫期了。天氣已到了炎熱之境了，穿的衣服一天要輕單一天，我更難掩飾我的隱衷了。哥哥呀！這便怎樣？

她

每晨我起身的時候，總覺得心裏很難過，像要嘔吐的樣子。酸梅我從前素來是不喜歡吃的，可是現在竟很愛的了，雖然含酸素很豐富的青梅已是不能嚐到，但那甜漬的青梅和甘草的黃梅也得以略解嘲渴。

尤其是使我生怪的，就是近來我的胃口大變，飯量也大增；午後睡興很濃。這固然是悶熱的天氣的緣故，可是我總比別人來得利害些。

這是很羞恥的，當我回想到那會面之夜的時候；對於這和露讓我怎么也說不出它的新異之點來。雖然那時你的粗蠻使我生寒，可是你那溫順的柔聲也有使我生愛的可能；雖然刺心的愛情充滿了我全身的筋脈，可是在那最後的時間內神經及精靈上所感到的愉快舒適也

足以引我到神迷心醉之境，任便怎麼也不能形容它。

這固然是一種過渡時期，每個人必經的一個關口；一面我覺着從此以後得到了一件新異的寶貝，一面我又感着犧牲了處女的貞操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哥哥！幾次我倆的放浪的行爲，難保一次都沒有種下孽障，證以這幾天的特殊的情狀，恐怕我從前所恐懼所憂慮的這樁事已經不幸而光臨了吧！

哥哥！你明白嗎？前幾次在S城的旅館中我的所以託詞拒絕你懇切的要求的緣故，就是爲了恐懼這一點，很強壯的身體很容易會使這一點實現。經了幾番的來往的勞頓，我才感着我的身體已有了疲憊之隙，因爲不忍你次次受失望之故，於是我大胆地和你在更深的時

分進了旅館，去嘗這種從未嚐過的滋味。

回憶到當初的情狀，我好像是在嚼橄欖；追想到今日的躊躇，我又好比在味黃連。哥哥呀！我現在的心裏呀！真是痛癢難搔；看來這事已非虛，望你從速替我想善後的辦法吧！

這並不是哀的美敦書，硬要限你在簡短時間內籌想，立刻給我一封信；實在是迫於極重要的時間性，多拖延一天多增一天的痛苦啊！仗了你愛我的深切，我才敢拿這重任託付給你，我用十二分的真誠來祝 你的晚安！

你愛的紋瑩 六月初三日晚

這封意料中的信，不禁逗起了我三月前的一切來；縱然純粹的愛的結合不能作爲是非禮的苟且，在一般人的眼光中看起來至少是有些不合禮制，不能堂堂皇皇地把愛之品營養到相當的程度都祇爲了敵不過人言的尖

銳的譏刺，學生時期達到了生育的難關的苦痛倒是還在其次。

二

我的心沉入了深的痛苦和悻悻的恐怖，看到這寥寥的幾十個字決計不會忘記祖父那種的神情，震怒和莊默；這影像幾年以內已經浮顯了好幾次在我的腦中，永遠印在我的記憶的裏面，這次是重復的映湧。我呆呆地瞪着報紙，全沒注意到我的眼淚正在像飛鳥般地奔放，更沒顧到旁坐的是離棄了一切的身外之物才得到的她。『我是無家可歸的飄浪者了。我的心裏祇是這樣地想：『飄浪者了！……家也沒有了的……』』

做夢也料不到的祖父驅逐我的啓事，在離家的第三天上竟發現在各大報的封面上了，這自然是臨行時留着的書信的爆發。歡天喜地費了許多的金錢耗了許多的精神的婚禮祇換到了我使性的冷氣和脫走的自絕於家庭自

她

絕於故鄉的難堪，的確是家庭對我下這種嚴厲的手段，過分的妄爲當然有激起偌大的反響的可能。

這是我和紋瑩在離家後的第三天早上的一幕了。

驕陽從晶亮的玻璃窗中射了進來，雖然是在有涼風的早晨，可是初升的紅日的熱度已覺得很難支持的了。紋瑩怔怔地在看那從我手中奪去的報紙，看了後她的神色便淪入了灰慘的狀態。

和家庭決絕這個心思，固然是我初蘊的本意，然而當初我逆料的是出於我的自動的離棄，沒有計料到驅逐的難堪接着就光臨。

飄萍的生活，是站在家庭的立場以外的應有的遭遇，一觸即發的故鄉的攻擊，也自然是分內所應有的兀運，然而自從這皇皇的啓事登錄了後，社會的立足點根本上已受了莫大的磨劫，此後的生活和名譽，很難有牢固

和恢復的希望了。

愛的勝利固然是偉大，重重的犧牲也具着相當的價值；得了無上的愛人的那種風情的笑痕和嬌羞的紅暈，便失了那十九年來相依爲命的可愛的家庭，『物質不滅』這定律，用在這點上似乎也很合適。

要笑的是那頻頻被我吻着的她的桃腮，要哭的是那冷酷的把我棄絕的祖父的怒容；既然我的一切是爲愛的狂熱而流，我絕不能因生活的難能而停止我騰沸的愛的血液的澎湃。在愛人的面前，祇能把歡愉的欣色極盡地畢露，不能把憂鬱的心事盡情地傾吐，我於是收着我的愁容，呈着我的笑靨，捧着她的紅頰，親着她的朱唇，四隻神注的眼睛射着很親熱的光波在對流，在這長時間的對流中我整整的一顆心都墮入她的懇惓之渦的中間了。

她

她

『我們自有我們的樂土，頑固的家庭憑牠怎樣我們都可以不顧』這是吻後的尾聲。

三

一陣的顫動，寒戰，恐慌，她爲了啞啞的鐘鳴五下而興了歸去之念；住在城內的她的姑夫因了她這次突然轉學和平空荒了兩個月的功課也起了一些疑心，我和她從前在K C女學的事情和這次她這樣渾晏地到滬至少他也有些明白。爲了保全她未破的名譽起見我祇好也在旁催促她的歸去，雖然我孤寂的心弦很想多受一些她的熱暱的溫順，甚至於想終宵長談我們的衷腸，或者和前夕的一般的纏綿。

竭力抑止住我勃發得不可遏阻的靈肉的衝動，不認那含苞未放的嫩葩一經了採摘便萎地零謝；她竭力的勸阻也潛伏着很巨的勢力使我打消那非

分的別威。

我只記得她那樣的純潔的愛示，那樣靈動的聰明，那樣天賦的多情，僅僅從我玄虛之中鑒察出來的嬌嫩的前額，彎形的雙眉已經能證明出她愛美的天性。她活潑的眼睛已把她的心事向我傳盡，當她步出房門和我相對時的情境。

她終於一步步地走下樓梯，在沿馬路的露台上不多一刻兒便見她珊珊地行過，心的振盪和着她的脚步勻着很入調的節奏，直到她去遠後我才懶洋洋地倒在床上。

雖然她在明天到了校裏後還可以託詞出外購物順便到我這裏來一趟，可是短促的時間又何能填滿我饕餮的慾望；以後相見的機會更加要少了，這是最最使我躊躇的一點。

她